

中 英 对 照
莎士比亚全集 1

The Tempest

暴 风 雨

梁 实 秋 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远 东 图 书 公 司

例 言

- 一、译文根据的是牛津本，*W. J. Craig* 编，牛津大学出版部印行。
- 二、原文大部分是“无韵诗”，小部分是散文，更小部分是“押韵的排偶体”。译文一以白话散文为主，但原文中之押韵处以及插曲等则悉译为韵语，以示区别。
- 三、原文常有版本困难之处，晦涩难解之处亦所在多有，译者酌采一家之说，必要时加以注释。
- 四、原文多“双关语”，以及各种典故，无法逐译时则加注说明。
- 五、原文多猥亵语，悉照译，以存其真。
- 六、译者力求保存原作之标点符号。

序

一 著作年代

《暴风雨》无疑的是莎士比亚晚年最后作品之一。《暴风雨》没有“四开本”行世，最初的版本就是在一六二三年“对折本”的全集。技术的圆熟，文字的老练，声调的自然，以及全剧之静穆严肃的气息，很明显的表示这戏必是莎士比亚的思想艺术臻于烂熟时的作品。但是此剧究竟是哪一年著作的呢？各家的学说很不一致，佛奈斯的“新集注本”所汇集起来的各家的考释占有密排小字三十四页之多，其各家论断的结果大致如下：

Hunter	1598
Knight	1602 or 1603
Dyce, Staunton	after 1603
Elze	1604
Verplanck	1609
Heraud, Fleay, Furnivall	1610
Malone, Steevens, Collier, W. W. Lloyd, Halliwell Grant White, (ed. i), Keightley, Rev. John Hunter, W. A. Wright Stokes, Hudson, A. W. Ward, D. Morris	1610-1611
Chalmers, Tieck, Garnett	1613
Holt	1614
Capell(?), Farmer, Skottowe, Campbell, Bathurst, the	

Cowden-Clarkes, Philipcotts, Grant White(ed. ii),

Deighton.....a late or latest play.

如从多数论断，大概此剧作于一六一〇及一六一一年间比较的最近于事实。

为确定此剧之著作年代，只有一项绝对可靠的外证。那就是宫廷的娱乐纪录，一六一一年十一月一日国王剧团在白宫哲姆斯一世御前上演此剧，一六一三年二月间同一剧团又在宫中为了庆祝伊丽莎白公主结婚大典再度上演此剧。此外的各种证据，都是内证，并且都不免是臆测。

二 故事的来源

《暴风雨》的故事来源是不易确定的。

汤姆士·瓦顿(Thomas Warton)在他的英诗史卷三(一七八一年版)里的一个脚注里曾记载着，据诗人考林斯(Collins)说，《暴风雨》乃是根据一篇浪漫故事奥瑞理欧与伊萨白拉(“Aurelio and Isabella”)而写成的，这故事曾在一五八六年以意大利、文法文、英文三种本子编为一册刊行，在一五八八年复以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法文、英文四种本子编为一册刊行。考林斯在晚年是个疯子。奥瑞理欧的故事，近已被人发现，其内容与《暴风雨》并不相符。故此说似不能成立。

提克(Tieck)在他的德国戏剧《Deutsches Theater》,1817)里首先提出《暴风雨》与一篇德国戏剧《美貌的西地亚》(“Die Schöne, Sidea”)的关系。这篇德文戏是 Jacob Ayres所作的一个很粗陋冗长的东西，他是在一六〇五年死的。在剧情方面讲，这两出戏相同的地方固然很多，不同的地方也很不少，所以两剧之间有关系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们怎么能确定哪一篇是抄袭的呢？在一六〇四年与一六〇六年有英国剧团到德国去献艺，也许

他们把《暴风雨》或类似《暴风雨》的故事带到了德国因而影响了德国的戏剧作家，也许他们把美貌的西地业或类似美貌的西地业的故事带回了英国因而影响了莎士比亚。也许，如提克所曾暗示，两出戏有一个共同的来源。

此外有些批评家看出了 Antonio de Esclava 所作的《Las noches de invierno》里的一篇故事（一六〇九年刊于马德里），Thomas 所作的《Historye of Italye》（一五六一年版），Strachey 所作的关于航海遇险的报告“A True Reportory....”等等，都与《暴风雨》有关。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都是很近情理的推测。又有人看出刚则娄在第二幕第一景所描述的理想社会是采自法国散文家蒙旦（Montaigne）的一篇论文论食人肉者（“Of the Cannibals”），论文集的英译本刊于一六〇三年。第四幕第一景的化装表演，据德国学者 Meissner 的考据，是采自一五九四年哲姆斯王在 Stirling Castle 为亨利王子行洗礼时举行的一场表演。这一类的指陈只能局部的说明《暴风雨》的来源。

经过二百年来许多学者的搜索，我们现在可以暂时满足的说《暴风雨》的来源问题以阙疑为佳。新莎士比亚本的编者威尔孙教授说得好：“那些一定要给每一莎士比亚戏剧的情节搜寻一个‘来源’的人们，（好像莎士比亚自己就不能创造似的！）对于暴风雨就要失望了。”就教他们失望罢。

三 《暴风雨》之舞台历史

《暴风雨》在莎士比亚生时曾被“王家剧团”在宫廷表演过，也曾公共剧院表演过。此剧以后的舞台历史是特别有趣的，因为这是莎士比亚戏剧被改动歪曲的最严重的例证之一。达文南（D' Avenant）与德莱 1（Dryden）合编的《暴风雨》，又名《魔岛》，刊于一六七〇年，他们自命这是改良的本子。他们大胆的

窜动了剧情不少，主要的是：给米兰达添了一个妹妹道林达，凭空添造一个平生没见过女人的青年希泡利塔，给卡力班配一个雌性怪物西考拉克斯，给爱丽儿配一个雌性精灵米尔卡。这样一改，剧情稍变复杂，人物却有了对称。这改编本最初上演是在一六六七年，很受当时观众的欢迎，证以皮泊斯（Pepys）的日记就可见一斑，是年十一月七、十三日、十二月十二日，翌年一月六日、二月三日，再下年一月二十一日，都有观看《暴风雨》的记载。皮泊斯特别喜欢这戏里的音乐。实在讲，《暴风雨》本身是有容纳大量音乐的可能。一六七三或一六七四年，这改编本变成音乐剧，谱乐者是 Purcell。

《暴风雨》的本来面目在舞台上出现是十八世纪中叶的事。从一七四六年原本的《暴风雨》断断续续的上演，但是改编本也并未绝迹。改编本的势力直到一八二一年还没有消歇，在这一年著名的演员 Macready 还采用改编本上演呢。

四《暴风雨》的意义

《暴风雨》在“第一版对折本”的全集里，是第一篇戏。为什么它要占这样光荣的地位呢？Émile Montégut 说，《暴风雨》就像是古书弁首的图案一般，暗示给读者以全书的内容。别的戏不能有这样效用，没有别的一出戏能这样的赅括其余。恰似对于一位有经验的植物学家，三四种选择出来的植物就可代表半地球的花卉，所以普洛斯帕罗、爱丽儿、卡力班、米兰达这几个人物就可以把莎士比亚的整个世界放在我们的想像面前了（见 *Revue des Deux Mondes*, 1865, Vol. lviii 转引佛奈斯页三五九）。这一番话很新颖，但是究竟不免附会之嫌。

《暴风雨》与《仲夏夜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很明显的都有庆祝婚姻的插景。若说这两出戏仅仅是为庆祝贵族婚姻才写的，

并且除了庆祝之外别无其他意义，那不是适当的估量。莎士比亚写《暴风雨》的动机，也许是为了供奉皇家，但是我们现在鉴赏《暴风雨》时，不能不承认此剧有更严重的意义。没人能否认，莎士比亚最后一个时期的作品，如《波里克利斯》、《辛白林》、《冬天的故事》以及《暴风雨》，都有一种“和解”（Reconciliation）的意味，好像是表示一个老年人阅世已深，已经磨灭了轻浮凌厉之气，复归于冲淡平和之境。在这一点上，《暴风雨》异于《仲夏夜梦》。

但是给《暴风雨》以极端的象征主义的解释，那也是不健全的。Campbell 在一八三八年就说：

“莎士比亚，好像是觉得这是最后一剧了，好像是触动灵机要描写自己，于是把戏里的英雄写成为一个自然的庄严的和善的魔法师，能从海底唤起精灵，能用极简易的方术役使他们。——我们的诗人这最后的一剧真是有魔术呢，因为，什么能比飞蝶南与米兰达求婚时所用的言语更朴素，而什么又能比这一段使我们衷心感动的同情更玄妙？在此地莎士比亚自己便是普洛斯帕罗，或者说，是能役使普洛斯帕罗与爱丽儿的更高的精灵。但是这强有力的魔法师该敲碎他的魔杖的时候快要到了，把魔杖沉在深深海底，——‘沉到不曾测到过的海底。’……”（转引自佛奈斯本第三五六页）

把普洛斯帕罗认为是莎士比亚自己，这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解释。Frank Harris 所作“*The Man Shakespeare*”把这种解释推到极端，他公然的说：“我们从普洛斯帕罗所得到的莎士比亚的画像，是惊人的真实而巧妙”（第三四七页）。“这《暴风雨》是何等的一出戏！莎士比亚终于看出了他自己的本色，是一位没有国土的帝王：但是一位很‘有力的魔术’的专家，一位大魔法师，以想像为随身的侍从的精灵，能点化沉舟，能奴使敌人，能任意

捏合情人；所有的力量都用在温柔仁厚上面。……”（第三五五页）。我们若信任这象征主义的方法，把暴风雨当做“比喻”（allegory）看，我们还可以发见许多有趣的解释，爱丽儿是一个象征，米兰达也是一个象征，卡力班也是一个象征，甚而至于像 Garnett 在“Shakespeare Jahrbuch” XXXV 所主张在这戏里还可以找出一段历史的索隐！攻击这一派象征主义的解释最力的是 Schücking 教授。他的“Character Problems in Shakespeare's Play” 1922, pp. 237-266 驳倒了一切的传统的误解，重新用写实主义者的眼光来估量这戏里的人物描写。

我们不必把《暴风雨》当做“比喻”，我们越想深求它的意义反倒越容易陷入附会的臆说。莎士比亚在《暴风雨》里所用的艺术手段与在其他各剧里所用的初无二致。他在《暴风雨》里描写的依然是那深邃繁复的人性——人性的某几方面。他依然是驰骋着他的想像，爱丽儿和卡力班都是他的想像力铸幻出来的工具，来帮助剧情的发展。《暴风雨》不一定是最后一剧，所以普洛斯帕罗也不一定就是莎士比亚自己。《暴风雨》终究是一个浪漫故事，比较的严重处理了的浪漫故事，内中充满了诗意与平和宁静的气息，如是而已。

THE TEMPEST

DRAMATIS PERSONAE

ALONSO, King of Naples.

SEBASTIAN, his Brother.

PROSPERO, the right Duke of Milan.

ANTONIO, his Brother, the usurping Duke of Milan.

FERDINAND, Son to the King of Naples.

GONZALO, an honest old Counsellor.

ADRIAN,
FRANCISCO, } Lords.

CALIBAN, a savage and deformed Slave.

TRINCULO, a Jester.

STEPHANO, a drunken Butler.

Master of a Ship, Boatswain, Mariners.

MIRANDA, Daughter to Prospero.

ARIEL, an airy Spirit.

IRIS,
CERES,
JUNO,
NYMPHS,
Reapers, } presented by Spirits.

Other Spirits attending on Prospero.

SCENE.— The Sea, with a Ship; afterwards an Island.

暴风雨

剧中人物

阿龙索 (Alonso)，那不勒斯的国王。

西巴斯善 (Sebastian)，他的弟弟。

普洛斯帕罗 (Prospero)，米兰的合法的公爵。

安图尼欧 (Antonio)，他的弟弟，米兰的篡位的公爵。

飞蝶南 (Ferdinand)，那不勒斯的国王之子。

刚则娄 (Gonzalo)，一位老成的枢密大臣。

亚德利安 (Adrian) } 贵
 佛兰西斯科 (Francisco) }

卡力班 (Caliban)，一个野蛮的丑怪的奴隶。

特林枯萎 (Trinculo)，一个小丑。

斯蒂番诺 (Stephano)，一个醉醺的仆役长。

船主。水手头目。水手们。

米兰达 (Miranda)，普洛斯帕罗之女。

爱丽儿 (Ariel)，一个活泼的精灵。

哀利斯 (Iris)，
 塞利斯 (Ceres)，
 鸠诺 (Juno)，
 女神 (Nymphs)，
 刈者 (Reapers)，
 其他伺候普洛斯帕罗的众精灵。

} 由精灵扮演。

背景：海上，有船；以后均在一海岛。

ACT I

SCENE I— On a Ship at Sea. A tempestuous noise of thunder and lightning heard.

Enter a Shipmaster and a Boatswain severally.

MASTER Boatswain!

BOATSWAIN Here, master: what cheer?

MASTER Good, speak to the mariners: fall to't yarely, or we run ourselves aground: bestir, bestir.

[Exit.]

Enter Mariners.

BOATSWAIN Heigh, my hearts! cheerly, cheerly, my hearts! yare, yare! Take in the topsail. Tend to the master's whistle.— Blow, till thou burst thy wind, if room enough!

Enter ALONSO, SEBASTIAN, ANTONIO, FERDINAND, GONZALO, and others.

ALONSO Good boatswain, have care. Where's the master? Play the men.

BOATSWAIN I pray now, keep below.

ANTONIO Where is the master, boson?

BOATSWAIN Do you not hear him? You mar our labour: keep your cabins: you do assist the storm.

GONZALO Nay, good, be patient.

BOATSWAIN When the sea is. Hence! What cares these roarers for the name of king? To cabin: silence! trouble us not.

第一幕

第一景：大海中一船上，狂暴的雷电交鸣之声。

船主、水手头目分途上。

船主 头儿！

头目 在这里，船主：怎么样啦？

船主 好，去和水手们说：快去努力工作，否则我们要撞到陆上了：快着，快着。〔下。〕

众水手上。

头目 喂，伙计们！辛苦啦，辛苦啦，伙计们！快点，快点！收起中樯帆。听着船主的笛子。——刮吧，刮得你进破了肺①。只消海面上还有空地方！

阿龙索、西巴斯善、安图尼欧，飞蝶南、刚则娄、及其他上。

阿 好头儿，要小心些。船主在哪里呢？放出些胆量来。

头目 我请你。下舱里去。

阿 船主在哪里，头儿？

头目 你没有听见他吗？你们搅乱我们的工作：你们到舱里别出来啦：你们简直是帮着风暴。

刚 别，好朋友，你放镇静些。

头目 等海镇静的时候我们就镇静了。去！这风涛②还管谁是国王吗？下舱去！别吵！别搅乱我们。

GONZALO Good, yet remember whom thou hast aboard.

BOATSWAIN None that I more love than myself. You are a counsellor: if you can command these elements to silence, and work the peace of the present, we will not hand a rope more; use your authority: if you cannot, give thanks you have lived so long, and make yourself ready in your cabin for the mischance of the hour, if it so hap.—Cheerly, good hearts!—Out of our way, I say. [Exit.]

GONZALO I have great comfort from this fellow: methinks he hath no drowning mark upon him; his complexion is perfect gallows. Stand fast, good Fate, to his hanging! make the rope of his destiny our cable, for our own doth little advantage! If he be not born to be hanged, our case is miserable. [Exeunt.]

Re-enter Boatswain.

BOATSWAIN Down with the topmast! yare! lower, lower! Bring her to try with main-course. [A cry within.] A plague upon this howling! they are louder than the weather, or our office.—

Re-enter SEBASTIAN, ANTONIO, and GONZALO.

Yet again? what do you here? Shall we give o'er, and drown? Have you a mind to sink?

SEBASTIAN A pox o' your throat, you bawling, blasphemous, incharitable dog!

BOATSWAIN Work you, then.

ANTONIO Hang, cur, hang! you whoreson, insolent noisemaker, we are less afraid to be drowned than thou art.

GONZALO I'll warrant him for drowning; though the ship were no stronger than a nutshell, and as leaky as an unstanch'd wench.

刚 好，不过你也要记得你船上载的是谁。

头目 不管是谁，反正我爱他不能过于爱自己^③。你是一位枢密大臣：你若能发令叫这风涛平息，使得现在安宁，我们就决不再扯一根绳；行使你的威权呀：你若是不能，你就谢谢上天活得这样长，赶快到舱里准备万一，假如真这样不幸的话。——努力呀，伙计们——别搅我们，我说。〔下。〕

刚 我从这人身上得到很大的安慰：我想他是没有溺死相；他的相貌完全是个绞死鬼的神气。好的命运之神啊，请坚持着叫他死在绞刑上吧！让他的命运之绳来做为我们的缆索吧，因为我们自己的缆索是没有用了！如其他不是生来受绞刑的，我们的情形就糟了。〔众下。〕

水手头目又上。

头目 取下上中樯！快！放下来，放下来！用中樯帆逆风前驶。
〔内喊声。〕这叫喊声好可恶！他们叫喊得比风涛或我们工作的呼声还要响。——

西巴斯善、安图尼欧、刚则娄又上。

又来了！你们到这里做什么？我们放弃工作等死吧？你们愿意淹下去吗？

西 你颈上生疮，你这个咆哮的、侮慢的、没心肝的狗！

头目 那么，你们来工作。

安 绞死，狗，绞杀！你这娼妇生的，无礼的叫嚣者，我们不像你那样的怕淹死。

刚 我可以担保他不会淹死的；纵然这船不比一只果壳更坚固，纵然这船是像经期中的妇女一般的漏水^④。

BOATSWAIN Lay her a-hold, a-hold! Set her two courses; off to sea again; lay her off.

Enter Mariners, wet.

MARINERS All lost! to prayers, to prayers! all lost! **[Exeunt.]**

BOATSWAIN What, must our mouths be cold?

GONZALO The king and prince at prayers! let us assist them,
For our case is as theirs.

SEBASTIAN I am out of patience.

ANTONIO We are merely cheated of our lives by drunkards.—
This wide-chapp'd rascal,—would thou might'st lie
drowning,
The washing of ten tides!

GONZALO He'll be hang'd yet,
Though every drop of water swear against it,
And gape at wid'st to glut him.
**[A confused noise within,—‘Mercy on us!’— ‘We split,
we split!’—‘Farewell, my wife and children!’— ‘Farewell,
brother!’—‘We split, we split, we split!’—]**

ANTONIO Let's all sink wi' the king. **[Exit.]**

SEBASTIAN Let's take leave of him. **[Exit.]**

GONZALO Now would I give a thousand furlongs of sea for an
acre of barren ground; long heath, brown furze, any thing.
The wills above be done! but I would fain die a dry death.

[Exit.]

SCENE II— The Island: before the Cell of PROSPERO.

Enter PROSPERO and MIRANDA.

MIRANDA If by your art, my dearest father, you have
Put the wild waters in this roar, allay them.

头目 顶着风前进！顶着风！挂起两只帆来；向海里驶去：躲开陆地。

众水手上，尽湿。

水手 全完了！祷告吧，祷告吧！全完了！

头目 怎么，我们一定要喝凉海水了吗？

刚 国王和王子都在祷告呢！我们也去参加，因为我们的情形是和他们的样。

西 我实在沉不住气了。

安 我们的性命简直是被一班醉汉给骗去了。——你这个张大嘴的恶汉，——我愿你淹死之后有十次的潮水冲你的尸 ⑤！

刚 他还是要死在绞架上的，虽然每一滴海水发誓反对他死在绞架上而张口要来吞他。

〔内乱叫声：“上帝怜悯呀！”我们的船碎了，碎了！”再见吧，我的妻，我的孩儿！”“再见吧，我的兄弟！”“我们的船碎了，碎了，碎了！”〕

安 我们都和国王一同沉吧。〔下。〕

西 我们去向他告别。〔下。〕

刚 现在我宁愿放弃千里的水乡，换取一亩的荒地；长满了蒿藜荆棘或任何东西，都不打紧。听天由命吧！但是我愿能死得干松些。〔下。〕

第二景：岛上：普洛斯帕罗的窟前。

普洛斯帕罗与米兰达上。

米 我最亲爱的父亲，假如您是用了您的法术使得这狂涛怒吼，请您把骇浪平静下去吧。